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三七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半月文摘 第十四期要目

大公報七十二變

史迪威是怎樣離開中國的？

憲草爭執內幕

西安「勞動營」

謎——希特勒怎樣死？

蔣勻田三變

聲明

逕啟者：近來發現有將敝廠所出特等晉興紙烟之商標撕下，貼在其他雜牌劣等紙烟匣上，以冒充敝廠牌號，欺騙顧主者，今除由敝廠嚴加追查外，希我各界在購買時務須注意，以防假冒。特此

敬告

晉興菸廠

土地改革中成長起來的一支農民武裝

忻縣王連升民兵基幹小隊

半年斃傷閻頑八十六人

他們時刻記着自己是翻身的農民，檢查群衆紀律，誓死保衛土地保衛老百姓。

（新華社雁門二十日電）從土地改革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王連升民兵基幹小隊，已成爲忻縣閻頑的一支眼中釘。去年七月份，得到土地的某村四個青年農民，組成了一支精悍武裝，保衛土地，使距該村二里的敵人一步也不敢出來。後來敵人派大兵佔領該村，他們就撤到附近和敵人周旋。十一月十五日，某閻頑據點附近各村老百姓接到民主政府通知：「某某據點已給地雷封鎖」。接着閻頑的一輛汽車、三個膠皮車被炸翻了，頑軍在接哨時，踏中三個地雷，一下死傷十二個。敵人知道這是王連升小隊幹的。曾圖在某某地圍殲他們，以解其據點之圍，但最後結果，不是王連升小隊被殲滅，而是那個據點的閻頑死傷三十二人之後而倉慌逃跑了。一月二十三日，閻頑又以六倍的兵力，在某村包圍住王連升小隊，滿以爲這「一下可以消滅它的眼中釘」，可是王連升小隊反以少數包圍了多數，敵人描寫說：「打的跑也跑不及」。結果，敵人死傷七名，在突圍時還有三名跑的吐了血。至於閻頑到附近搶糧被他們打的抱頭鼠竄的次數，就更多了。半年中他們一共與敵進行大小戰鬥七十多次，以斃傷一名的代價，斃傷閻頑八十八人，繳獲擲彈筒一挺，步槍十二枝，子彈千餘發，堅持着三十多個村莊的陣地。而他們在緊急時期，曾一連四十八天在野外露宿。

王連升小隊獲得勝利，是因爲他們時刻記着自己是翻身的農民，每次戰鬥後，除了檢討技術戰術外，一定要詳細檢査羣衆紀律，還經常進行吐苦水，挖窮根。戰鬥中，他們在前面打，羣衆在後面送飯，戰鬥完他們又給羣衆担水鍘草，每次戰鬥前，他們的口號總是：「我們要誓死保護老百姓。」元旦日，大雪紛飛，他們還是照常出去活動，讓老百姓安心過年，待他們回到村時，發現三十多個村的老百姓已給他們送來大批慰勞品，要道謝也來不及了。（來宏、康愼、穀）

大同城周我展開反蠶食

恢復村莊三十餘個

閻頑軍厭戰投誠四十五名

（五分區訊）大同周圍我各區武工隊向閻傅展開反「蠶食」鬥爭，一個半月來，恢復了三十個村莊，九區崗哨制度健全，一月十八日口泉十餘敵人出發到鎮家樹村搶劫時，我地方部隊得到情報趕到，即打走敵人，救下了羣衆被搶的十頭耕牛。五區武工隊一直活動到僅距大同城三里之村莊。六區武工隊活捉閻匪「治村」人員李占山後，少數閻頑不敢出來活動，有次一百餘閻頑出發到胡家窰搶掠，我武工隊勇敢打退了敵人。在我軍政治影響及自衛反擊勝利下，閻頑軍投誠我各區者達四十五名。口泉街上常發現我武工隊的宣傳品及標語。（振青）

六分區民兵七個月戰績

斃傷俘敵八三三四名

（新華社雁門二十日電）六分區武委會公佈：從晉北自衛反擊戰至今年一月份七個月中，分區民兵戰績如下：（一）作戰次數六零八次，爆炸一一三三次，參戰民兵一二零六六人。（二）斃敵一八二名，傷敵二八八名，俘敵三六四名。（三）破壞鐵路二八二里零二十九丈，收鐵軌二四四根，收電綫電桿三七五里，破橋六十六座，平毀碉堡一五三座（忻縣民兵八月以前破擊成績未計）。（四）繳獲小砲及擲彈筒七門，機槍十七挺，衝鋒槍四支，步槍七三四支，槍榴彈筒三個，砲彈一一九發，手榴彈一二四一顆，地雷二九四顆，機步槍彈八一六零發，黃色炸藥一十五斤，鋼盔十五頂及其它軍用品一部。

（陽曲訊）陽曲我地方武裝不斷打擊敵人。一月十六日，駐高村閻頑三十七師一團特務排五人，中我埋伏，死傷三名。一月二十日忠四村敵一個班剛到雨村（離忠四十里）搶掠，我四中隊開展趕到，當將敵全部解決。一月二十四日拂曉，我某部打擊在官莊一帶搶掠敵人，打死敵排長以下七名，生俘敵四名。這幾次戰鬥中，計繳獲敵步槍十五枝及子彈一部。（徐彩被等）

陝甘寧南綫

蔣胡軍五路犯關中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陝甘寧邊區南綫又爲蔣胡軍之內戰狼烟所彌漫。昨日，胡軍主力七個旅十三個團，分五路配合飛機兩架，大舉猛犯我關中分區，並已侵佔關中專署所在地馬欄市東西南三十至八十里之和平村、鎮希台山（赤水）、長舌頭（新正）十餘處。近旬以來，胡部更積極部署進攻邊區，已從各方抽調主力，集結於邊區南綫，並分設東西兩綫指揮，東綫司令廖昂（原七十六師師長），已於十三日到達宜君視事，西綫司令鍾松（原三十六師師長），亦於十六日到達甄田鎮。上旬以來，胡部第一師七十八旅、二十七師四十七旅及十三旅一個團，紛紛自晉境西渡，駐紮於宜川洛川一帶，原駐西安附近之七十六師一四四旅、二十四旅已開抵中部宜君，十五師全部（一三五旅及六十四旅）亦從豫西陝南調至邠州咸陽。

豐鎮我武工隊游擊隊

積極襲擊搶糧敵

（新華社綏蒙十九日電）活動於豐鎮一帶之我武工隊和游擊隊積極襲擊搶糧偽頑。自二月三日至六日四天內，與敵戰鬥五次，二月三日豐鎮二區前梁上與傅軍慣匪王乾發生戰鬥，將王乾年之賴兒張老大擊斃。二月四日豐鎮敵四十餘，到城西南之九墩溝搶糧，被我游擊隊打回。同日下午，豐鎮敵三百餘搶土匪來，到九墩溝又遭我伏擊逃回。二月五日活躍於豐（鎮）集（寧）綫道兩邊之另一游擊隊與豐鎮搶糧敵遭遇，當在山底三號展開激戰，我軍民配合英勇作戰，與兩倍我之敵激戰一小時許，斃敵三名。二月六日涼城天成敵十餘名出來搶糧，又被我游擊隊擊潰。最近豐鎮傅軍新二旅又派出一個營協同頑偽民團積極出擾，在我游擊隊武工隊不斷打擊下，羣衆糧食未被搶走一顆。（林技、海峯）

寧武土地改革中

參軍青年成份極好

純潔了村領導成份

（寧武訊）此間第一期六十四個自然村土地改革工作已結束，一千戶烈抗屬及貧苦缺地農民獲得土地四萬四千三百餘畝，羣衆覺悟程度提高，民兵新發展了一千三百餘名。東寨村土地改革後，郭成英自願送子參軍。參軍青年中，有個曾當過偽軍又是二大流氓未轉變好的，經羣衆討論決定：『八路軍是咱們的隊伍，是要好人，等你轉變好再參加部隊。』所以這次參軍青年成份極好。在進行土地改革中，整理了各種組織，純潔了村領導的成份。一區陳家溝農會被封建勢力所竊取，郭英回去後，被地主富農請吃飯、送水烟等小恩小惠所收買腐化，縣區幹部去該村後，說村裏一切都沒問題，派飯不往中貧農家派，以隔離縣區幹部與羣衆的聯系。經此次土地改革，加以洗刷。第一期工作中共提拔了羣運中湧出的三十六個積極份子。（張玉柱）

晉中閻頑官兵

紛紛携械逃出據點

（新華社晉中十九日電）汾孝戰役以來，晉中一帶閻軍官兵在八路軍勝利影響之下，紛紛携械逃出閻頑據點，投向人民。僅汾陽城郊協和堡閻軍七零師二零八團一個排，在二月初旬，即有賀逵珍（王守良）等八個不願替閻錫山當砲灰的士兵（佔該據點內閻軍四分之一），携帶步槍五支，子彈四百餘發，從已陷孤立地位之閻頑據點分批逃出，備受解放區軍民優待。同時汾陽城內閻軍七零師官兵爲了逃出閻頑火坑，半月來，連續發生奮不顧身跳城逃跑事件，據當地目睹者談：某一次即有跳城閻軍十七人。另批官兵中，有一人携帶步槍七支，子彈五百餘發。據談：他們原係貧苦農民，連年慘遭閻頑暴政蹂躪，被驅使到內戰血海中，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現在彼等家鄉大部得到解放，目睹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恨不得有一個機會可以逃出蔣閻內戰火坑，回到解放區的家鄉，過着民主自由的生活。賀逵珍高興的說：「這回我們算的達到目的了。」另一個閻軍談：「蔣閻軍士兵是都會跟着我們來的。」

寧武縣府和高小

退出群衆鬥爭果實

（寧武訊）縣政府下鄉幹部在東寨村解決土地問題時，該留下三垧坪地準備自己撥翻種菜，並得到縣上某負責同志的同意，同時也給高小留下坪地五垧，他們到羣衆面前說：「這是最後一次解決土地問題，留下幾垧地，爲了將來有個分配不合適的好調劑。」此次縣區擴幹會，討論爲生產的問題，所有幹部思想上明確了爲羣衆生產，幹部今年減輕生產任務，就是爲了加強對羣衆生產的幫助與領導。二次羣衆會中，縣府給高小留下之地已如數退出並民主分配給農民。（張玉柱）

解放之閻軍士兵

要向閻錫山復仇

（新華社雁門二十日電）不久以前，在忻縣朱家堡及定襄董村兩次戰鬥中獲得解放之閻軍士兵，紛紛控訴閻錫山賣國害民罪狀。在座談會上，原閻軍老兵趙丕文肯定地說：「閻錫山在抗戰中，沒有打過日本，可是如今日本已經投降了，他還大批留用日軍，給他們好吃好穿，日本人對中國人還是照樣欺負，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對自己過去跟上閻錫山做了許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表示懺悔，宣佈決心在毛主席領導下，爲人民立功贖過，向閻錫山報仇。王仁富本來是個勞動農民，閻錫山用「兵農合一」奪走他的土地，他沒法，去年十二月到定襄城賣棉花，又給閻軍拉去當了兵，在他敍述完他的慘痛遭遇後，他說：「我決心參加八路軍，打閻閻鬍子，再回家過安居樂業的日子。」受閻錫山好幾年蒙蔽的趙存貴，在得到解放的很短時期中，也已恍然大悟。他把自己跟上閻錫山做的壞事都說出來，他拿過舊鞋換老百姓的新鞋，偷過老百姓的皮底鞋和孝帽，他說：「閻錫山經常不關餉，官長公開叫當兵的搶老百姓。」其他原閻軍士兵王的等，則對比解放區與閻頑區軍民生活說：「那邊（指閻區）老百姓捐多稅重，見了閻軍就像老鼠見猫，而解放區老百姓和八路軍親像一家人，家家衣食飽暖，過新年鬧秧歌，個個歡天喜地。」他們的結論是：「解放區和閻頑區是兩個世界，只有消滅反動派，蔣閻區的老百姓才能過和解放區老百姓一樣的光景」。（劉振旺）

忻縣宋家莊羣衆
撤換向地主投降「幹部」
並向地主追回鬥爭果實

（忻縣訊）八區區幹部此次到宋家莊、牛尾莊檢查羣衆退地問題（已分配了土地），當他們到這兩村時問村「幹部」，回答是「羣衆不願要地，怕出公糧。」幾天也沒談出個名堂，問羣衆，羣衆老不說話，區幹部爲深入羣衆，在最貧苦農民家住，由村公所領上來，與房東一鍋吃，與沒老婆的一塊睡覺，又幫他推磨等。由於生活感情能織成一片，貧苦老鄉道出了其中實情，後又找退地的農民談話，得出其中全部眞象：去年十月十五日敵人進攻平社莊時鎭一帶時，開始對羣衆及幹部鎭壓屠殺，地主乘機造謠威脅，這兩村有些村「幹部」害怕了，甚至叫大家退出果實，以保全性命。當時羣衆還是堅決的，說是「決不能退」，「決不能忽三忽三」，但「村長」仍一再跟着地主反動派威脅羣衆。宋屬自然村樓子溝「農會幹事」，曾一連召開過三次會，叫大家退果實，第一次羣衆不退。第二次農會幹說「願退的舉手」，一個也不舉手，又說：「願退的往東站」，一個也不往東站，第三次會，羣衆才被迫退出了果實。兩村退地後，「幹部」並與羣衆訂了哄騙區上的條約。說是「退了東西，誰也不准說，區上問時，想法哄過，說地不好等」。區幹部在一面了解這些問題中，一面向羣衆進行時事及翻身教育，隨教育隨整理農會及民兵。羣衆覺悟提高，都說原先均不願退，並憤慨於「村長」、「中隊長」、「農會秘書」之背叛羣衆利益的行爲。當即提出改選村政權及改造農會，撤換了上述向地主投降份子之後，即向地主追出果實，並徹底淸算了幾家地主及整理了廟地。一共四百六十餘畝土地都分配給了羣衆。羣衆一致歡呼：「重見天日」決心大鬧生產。（周明）

忻縣八區幹部的一個經驗
聽假彙報信以爲眞
原來是村「幹部」被地主收買　阻止羣衆鬥爭，並非羣衆落後。

（忻縣訊）「工作搞不起來，開會叫不到羣衆，應很好深入檢查自己的工作，不要埋怨羣衆『落後』」，這是忻縣八區負責同志從南馮村工作中得到的經驗。南馮村原是八區工作中較好的村子，去年八月土地改革後，工作反而一天不如一天，大部村幹部都不願工作，農會廿三個會員（全村有一百一十一戶），也成了『叫不動』的會員。這種情況下，一些區幹部認爲這是因爲敵人擾了一下，羣衆有「變天」思想。區上趙同志還認爲這是羣衆『頑皮』『落後』，非『硬』些不行，他在該村工作，一次開會叫不到人，竟發火打了兩個老鄉。該村工作不能開展的原因是這樣：去年八月土地改革時，羣衆會抄吵要淸算大地主趙玉朱的貪污，地主以小恩小惠收買了農會秘書孫三朱，中隊長呂老四，他們每次都把羣衆討論的事向地主報告並幫出主意，叫地主『自動』，羣衆本想在大會上鬥爭地主趙玉朱，但在農會秘書的支持下，趙地主說了些冠冕堂皇的話「自動」了，其餘四家地主亦「自動」，大大減弱了羣衆的鬥爭意志。地主「自動」以後，這兩個被地主收買的幹部又幫助地主「完賬」，羣衆算出地主趙金才八十元白洋，這兩個「幹部」叫地主給了二個最闊的山羊皮就算完了。趙玉朱被算出一百多件傢俱，農會「秘書」不分給農民，而放在原地主家裏，一直到地主把那些傢俱都藏了爲止。羣衆非常不滿意。同時分配果實也不公平，農會「秘書」自已分下九畝好平地，其他教員與幹部委員亦多分了，而村中窮苦烈抗屬都沒分到一畝地，羣衆很不滿。當時區上一些幹部不深入檢查，只聽這兩個「村幹部」假造的彙報，就認爲羣衆「落後」，有「變天」思想，經此次深入檢查後，才發現是領導上官僚主義，不深入羣衆的毛病。（張世乙）

代縣下莊村長
潑冷水觸怒了群衆

（代縣訊）下莊村村長給羣衆情緒潑涼水，脫離了羣衆。一月五日上下莊村、新高村等五村羣衆開大會，鬥爭前敵僞新民會班長張申。張逆四〇年以來，訓練「自衛隊」，作惡多端，很多人在操場上被打罵或罰頂磚子等，入夜要四十多人給他放哨，下莊村民馬來玉稍一到遲即被打斷了腿，幾乎要了命。在鬥爭會上，很多人控訴他，大家氣憤地喊要「磨」他，羣情激昂，此時下莊村長說：「要磨到你們村磨去吧！不要在我村磨！」羣衆聞見，勃然大怒，紛紛走散。在場縣區幹部努力解釋並勸阻，羣衆始重進會場，繼續開會，村長向大家道歉，羣衆並給予嚴重批評，村長誠懇接受。（鎭屛）

大武幹部退出竊取果實
羣衆積極參戰生產

（離石訊）四區大武鎭過去淸算運動中的鬥爭果實，大部份被幹部和「積極份子」被使用了。鬥爭果實未能適當的分配，主要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當時只管往出反，分配果實時就不管了，因此有些基本羣衆和復員軍人竟沒分到一點，羣衆雖然提出過意見，區上又不積極設法解決。賀龍中學同學在大武幫助解決土地問題，發現不少幹部竊取了鬥爭果實，才引起區領導上的警惕，當即決心深入羣衆徹底淸理果實，逐戶進行調查和動員後，各閭召開了羣衆會，將幹部多分之果實全部淸理出來，計水地一百一十畝，山平地三百一十五畝，糧一萬餘斤，本幣八千餘萬，經羣衆三天熱烈討論，將果實分配給十六戶復員軍人、四十戶烈抗屬、二百七十一戶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大家得到果實後情緒很高，四閭卄一個積極份子報名參戰，五閭十幾個青年參加了民兵，農民正計劃買牛、買農具，紡婦已買下二十九架紡紗機、數十斤棉花，準備大鬧紡織。（四區通訊小組）

離石六區的支援前綫工作
楊典

在春節前後二十天內，離石六區的全區勞動力完全參加了支援前綫工作，雖然任務很繁重，又趕上過舊曆年，但工作都做得有條有理，創造了全分區的範例。爲什麼會得到這樣的成績呢？主要是發動了羣衆。現將該區此次支援前綫工作的過程及經驗簡略介紹如下：

一、經過了深入普遍的動員

開始，區支援前綫委員會做了周密的佈置，對幹部提出：克服單純支差的觀點，要當作一件政治任務來完成，要拿這件工作來測量幹部的好壞，提倡幹部爲人民爲革命立功。領導上又估計正逢舊曆年節，於是提出幹部過年一律不回家，也不在機關過年，要到各村去，並解釋部隊爲保護人民過年還在前方流血犧牲，咱們在後方要緊張的支援他們，討論了「部隊流血犧牲爲了誰？」「咱們應該怎樣支援？」「如何使羣衆過年願意看護傷員？」等問題。幹部討論後，區幹部到各行政村召集了自然村的幹部會，區村幹部又分工到各自然村召集了羣衆會，在羣衆中普遍進行了傳達佈置與討論，吳城在幹部會上動員時，高樹齊說：「傷員爲咱們流血犧牲，咱們也不用過年了，打垮敵人明年再過個安然年吧！」溝門上動員時，婦女們說：「過年不要緊，軍隊爲咱拚命流血，咱過年算個什麼？」從幹部到羣衆經過這次動員，都認識了支援前綫的意義。

二、組織周密賞罰嚴明

在支委會領導下，設了兩個股，一爲担架看護慰勞股，一爲招待供給股。除在××城、××莊建立了兩個傷員轉運站外，站的中間每隔十五里建立水站一處，共建立四處，保證傷員喝水。各股裏又明確分了工，各負專責。担架隊裏每村配備了一個幹部，管理教育担架，轉運傷員規定了發單與工票制度。發單是三聯單（存根、發單，回執）上站轉到下站，可憑發單收傷員，退回回執，担架即可拿上回執到原站和存根對照後，領取工票。看護員也分爲四組，每組管理一定數量的房子，傷員來後，還派去兵站給傷員領飯。招待供給股，把傷員、運輸隊、担架隊住的地方分別號好，柴炭糧草各有專人管理。爲了推動工作規定了獎懲制度，羣衆都奮力爭取模範。

三、深入檢查，及時發現好壞事例進行教育

檢查中發現不少模範，如劉二黑指傷員大便，因傷員不能跄蹴，他給拿磚壘起叫傷員坐着大便，拿自己手巾給傷員擦尿；完小學生劉英把自己的花花被子給傷員蓋……並召集了大會，對閻照仁等十八人進行了獎勵，口頭表揚了十二人，四皓担架對傷員照顧好也獎了工，丟下傷員偷跑了的安云爵，在會上進行了處罰。經過此次獎罰，羣衆情緒更高。同時轉運速度也加快了，從吳城到南關往返一百六十里，兩天就返回。全區共發現模範看護八十四名，將名字出榜貼在大街上；大大鼓舞了羣衆的參戰熱情。我軍解放孝義的消息傳來後，立刻在看護員裏、担架隊裏、路上送糧草的羣衆中宣傳，更動大了。在担架隊裏也隨時進行教育，以提高大家積極性。另一方面對羣衆日常生活也照顧的好，使抬担架回來有暖地方住，能按時吃飯，這也鞏固了担架隊。

四、羣衆力量的偉大

這次工作中，普遍提高了幹部思想與工作情緒。領導上深深體驗到羣衆力量的偉大，走羣衆路綫，發動起羣衆來，一切工作都會搞好的。教員雒應選初來工作情緒不高，但在過年時看見老鄉半夜還在忙着送糧送柴，抬運傷員，教育了自己，情緒也高了。吳城指導員雒成邑說：「過去認爲傷員難說話，這次才覺得是自己工作沒作好，過去傷員來借被子，怕丟了不給借，但過去卻丟過十一張被子，這次卻一張被子也沒丟。」大家認識到在緊張自衛戰爭中，密切軍民關係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發動羣衆，把支援前綫工作做好。

崞縣指示具體辦法
幫助得地農民生產

（新華社雁門十九日電）崞縣平川，因歷年受日閻僞的殘酷壓榨撤掠，致使廣大貧苦農民雖在土地改革中獲得土地，仍迫切需要解決口糧、耕牛等問題。咸陽村佃戶張生武分到四畝好地，一條腿腿及一斗米等，但沒有口糧，更不用說種地了。下留孤全村牲口還差一半，鄭有年去年分到十畝好地，但沒牲口耕不起。此外還有怕「變天」，對分到土地不願下辛苦的。崞縣領導機關爲此緊急指示下列辦法：（一）加強時事教育，提高羣衆覺悟及生產熱情。（二）發動羣衆在自願原則下，互助互濟，購買牲畜，變工耕種，提倡自由借貸。（三）今春貸糧貸款，要堅決避免分散使用，要切實幫助眞正貧苦農民解決生產困難，地主富農使用之舊貸糧貸款，要儘量收回，重新貸出。（四）目前羣運中，要有意識地將村中的糧食、牲畜集中使用，幫助眞正貧苦農民翻身生產。（毅）

興縣市區
稽查美貨不賣美貨

（興縣訊）此間稅局卡幹部會議，於研討行署頒佈的嚴禁美貨入境命令，重新學習解放日報「評蔣美商約」社論後，深感自己對保護邊區生產，執行政府命令之重大責任，於檢討過去認爲進口物品已經起運點及沿途稅務機關檢驗放行；而放鬆檢查之缺點後，全場一致決議：加緊稽查，嚴禁美貨入口，並協同市政府召開全市商民幹部會議，研討各種有關問題。會後，稅局幹部並分組分段對各商民進行宣傳，稅卡幹部返回各區後已將動員各市鎭農村商民停止運售美貨。

（又訊）此間禁售美貨運動已經展開，公商義生客棧已經舉行會議，檢查存貨，並研究如何堅決執行不買美貨決定。該棧經理並向稅局建議隨時將發現美貨的名稱及商號公佈，以茲識別拒購。南關小商陳玉山將購買之牙粉二十包，親送稅局檢查，表示「堅決不買美貨」。（桑友蘭）

孝義宣傳會議決定
成立書店翻印課本

（新華社晉中十九日電）孝義於本月七日召開宣傳會議，討論發行報紙，及印刷小學課本等。決定於城關及兌九峪二地設新華書店。增訂晉綏日報一百五十份，大衆報一百份。同時也討論了報紙的發行路綫；並擬設專人到各村，肩挑擔傳文化讀物。此外更召集城內石印局印行解放區之國語、歷史小學課本，以應今春開學之急需。（劍風）

離石大武鎭
給復員軍人分地

（離石訊）大武鎭有十六名復員軍人，有的是去冬新安置下來的，過去領導上對他們關心不夠，既不進行教育，又不解決具體困難，有些復員軍人靠擺小攤維持生活，根本談不到建立家務。這次解決土地問題中，大家提到復員軍人是有功之人，應該幫助他們翻身，二月六日區上召集了復員軍人會議，領導上首先進行檢討，然後徵求大家意見，根據各人的困難，給他們分配了水地二十八畝、小米五石、本幣六十萬元，又在復員軍人中建立了生產委員會，選出劉樹桐等三同志負責領導，準備生產。楊玉田和郭子春修理廟所積肥，每天又在街上拾糞，有個別復員軍人住房有困難，現區上正在整理寺廟及漢奸房屋，準備給他們住。（編者按：復員軍人應在羣衆中起先鋒作用，因此應使他們積極參加各種羣衆組織——農會、民兵、變工組等，使他們更好的與羣衆打成一片，把他們單獨「組織」起來是不必要的，反而會影響到他們更密切的聯系羣衆。）

（閻定五）

蔣介石經濟緊急措施實施後
危機的基本情況絲毫未改
薪水工資收入者及出口商則遭慘重打擊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綜合十七、十八兩日路透社、合衆社及美聯社京滬電訊消息：蔣介石十六日的經濟緊急措施實行後，危機的基本情況絲毫未改，唯薪水工資收入者、一般市民及出口商人，慘受打擊。滬一經濟界人士對美聯社記者稱：「政府顯然是在勾引美國的五億元借款，企圖向國內外表示它已採取適當措施。」但據一股票經紀人指出：「基本的經濟情況未曾解決。」滬上一主要外商發言人，對路透社記者說：「無可彌補的預算虧空及鈔票發行的問題，才是目前困難的眞根源。」因此，上海對新措施反應的基調是悲觀。

美聯社稱：蔣介石宣佈其對付危機的「最後防綫」方案後，未出二十四小時，美鈔黃金黑市的經營者即轉入「地下」。一進口商告記者：「已有了地下黑市，但是經營者小心謹愼，他們明瞭你，信任你，才會同你交易。」在黑市中，美鈔價格已超出官價而爲一萬三千元，黃金黑市尙未出現確定價格，但預料黑市確定金價時，將比官價高得多。一進口商指出：新匯率或可使鈔價暫時稍稍降低，但正如去年八月調整匯率的情形，不久黑市又要上升。除黑市外，國內資金的外逃現象，預計將更爲嚴重。在公開市場中，蔣政府宣佈美金收價爲一萬二千元，除百分之三的手續費，實際得一萬一千六百元，而前此購鈔者則付了一萬八千到兩萬元的購價。黃金官價定爲四十八萬，但原先購金者已付了九十萬元以上的價錢。十七日起，中央銀行門前有一列持有美金很少量的人前往調換，但央行收額，迄至十八日，不過三四十萬元，十七日整日，沒有人向央行售賣黃金。蔣政府強迫低價收進金鈔，只是使中小市民原先購買金鈔者大受損失。且因蔣介石命令全體特務出動搜查，已有特務攔阻汽車及乘客，市民深恐他們要搜查住房及機關而受無限的苛擾。

新措施對於薪金收入者打擊尤大，據合衆社稱：滬市數百萬以靠薪資餬口者，對他們未來的生計，表示嚴密的焦慮。法令規定薪資不得超過一月份物價指數，但目前物價均無跌落之跡象，因此薪資收入的實際所得，已至少降低百分之四十（物價已至少漲了百分之八十）同時按照法令，公營事業如火車費，水電費等均已大爲增加，現在薪資收入者所得，比任何時候均爲低微。

官定匯率（一萬二千元）還較物價水平爲低，使出口商人亦蒙極大不利，據路透社引上海出口商稱：大部份出口貨已呈猛漲跡象，此將使出口貨成本在美國等國家高出市價，出口商將蒙受損失，或不能售出貨物。

四大家族惡毒措施
剝奪人民任何謀生權利
蔣美反動派辯飾危機並互相攻訐卸責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綜合各方報導：蔣管區由黃金潮引起之空前巨大經濟危機發生後，中外輿論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投機操縱，猛烈抨擊。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等輩，懸於危機已影響蔣政權整個統治，急忙出面闢飾。馬歇爾十五日在華府記者招待會稱：「中國大部份民衆均爲農民，其直接受幣値影響之程度，不若美國人民之甚」蔣介石十七日替自己及其同道作了個辯護：「投機取巧者自以爲能，縱慾敗序者恬不知恥，禮義廉恥，掃地無餘，上海最近發生之金融風潮，則其明證。」其下宋孔陳等輩，則相互攻訐，推卸罪責，立法院會議上，公開攻擊行政院貪汚嚴重，效率低微，宋孔對此次金潮應負全責，要求徹查若輩財產，宋孔辭職。孔祥熙連忙「堅決否認他曾購買黃金，或與主要的黃金購買者有關」（中央社英文稿），並致函滬市長吳國楨，促立查。孔系俞鴻鈞在參政會上宣稱：「對利用軍餉在滬購買黃金事，亦有所聞」，故意暗示此事係國防部所爲，而國防部則含糊其詞，似乎否認又不否認。

與此同時，蔣當局即採用所謂「緊急措施」，嫁禍中小產者。蔣介石十四日派親信特務頭子鄭介民到上海會同市府與警察局徹查，第一個被作爲替死鬼開刀的是民間米商，滬市府通令各米店按二月五日米價即七萬八千元一石售米，而其時米價已漲至二十萬元大關，不少米店被迫停業，宣鐵吾即下令搜查米店，乘機大發橫財。二號替死鬼是民營銀樓，據美聯社透露，已有一家滬市最老金店「同豐一」（譯音）遭殃，廣州在取締未經核准的銀錢行號的緊急命令下，有八十三家大商號兼營找換店被停止營業。

但物價漲風並不能由此平息，十六日，國防最高委員會乃頒發「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蔣介石發表談話，其談話要點：一爲各項復員和經濟建設「有顯著之進步」，必能達到民主政治及恢復我國經濟之正常狀態，「尤望各友邦予以同情及諒解」，即要美國繼續大量援助，尤其是早些撥出五億美金貸款。其次誣衊中共，說此次經濟危機係「一年來共黨擾亂國家破壞和平之所致」，以爲擴大內戰之藉口。而實際上中共所領導之解放區，爲全國經濟最安定民生最幸福之樂國，與蔣管區不可同日而語。至於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其重要項目有：（一）加重直接掠奪人民的稅收，即「嚴格執行各種稅收，以裕庫存」。特別注重徵收直接稅，並附加新稅率」。（二）黃金國有，禁止買賣外匯，加強金融與進出口貿易管制，任何銀號行莊非經政府委托，不得兼營國外匯款及物品購銷業務。凡金銀持有人必須向中央銀行兌換法幣，違者沒收，並處徒刑。即禁止正當中小工商業者有任何貿易或取得外匯自由，將所有金銀集中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手中，唯有若輩可作投機操縱勾當，並決定由中央銀行撥出一萬萬美金外匯，便利彼輩使用。（三）統治物資，管制物價，食米、麵粉、紗布、燃料、食鹽、白糖、食油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運銷和價格，完全由政府（即四大家）壟斷，正當商人無插足餘地。（四）進攻勞工，降低工人生活，「以本年一月份之生活費爲最高指數」，亦「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底薪」，並「禁止閉廠、罷工或怠工」，以窒息工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以投資操縱製造經濟危機，大發「危機財」，使各階層人民生活迅速破產，同時又以經濟危機爲理由，頒發緊急措施方案，剝奪人民任何謀生權利，使一切工商金融事業完全集中到自己手裏，投機掠奪得到合法保障，這是吸乾全國人民血汗以養肥四大家族的最惡毒辦法。昨日合衆社憤慨稱：此一辦法對於經濟危機只會火上加油。

四大家族就是危機
解放日報抨擊蔣介石謬論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延安解放日報昨日發表題爲「四大家族就是危機」的社論，抨擊蔣介石關於經濟緊急措施的談話。指出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恐慌的根源，就在於美國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就在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統治。

社論稱：「如所週知，如果今天沒有大量美貨泛濫中國市場（去年入超達一萬億餘元），沒有大量美國資本（四十億美元借款、租借物資和剩餘物資以及如陳納德公司及百多家美國在華公司的投資）控制蔣介石政府和中國的金融工商業，如果沒有像蔣美商約之類的賣國契約，乃至如果美國不從軍事和政治上如此支持蔣介石反動集團維持獨裁進行大規模內戰，試問中國的工商業那裏會如此倒斃？中國的財政通貨那裏會壞得如此厲害？而像今天這樣的恐慌，又從那裏來爆發？再則，如果中國沒有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賣國專制腐敗統治，沒有他們利用其無限的政治權力操縱壟斷「投機冒險」，「偷稅走私」，「巧取豪奪」（蔣介石今年元旦講說），沒有他們一心一意賣國，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放肆進行內戰，那末，中國的和平生活早已確立，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早在實施，民主的財政經濟政策早在實行，中國還那裏會有像今天這樣性質的經濟危機？」

該報駁斥蔣介石關於經濟危機根源的謬論稱：蔣介石說經濟危機的根源是「因爲八年「日寇侵略之破壞」」，這話可信麽？解放區軍民在敵後苦戰八年之久，其受日寇的破壞不知超過國民黨區多少倍，但解放區却只見人民安居樂業，不見經濟危機。蔣介石又說，這是因爲共產黨「盡其破壞經濟之能事」，這話可信麽？即使退一萬步講，照蔣介石所說的推論，那麽在沒有「受到共產黨破壞」的蔣介石統治地區，尤其西南各省，應當是經濟十分穩定的了，但是爲什麽在那裏工商業還是大批倒閉，民窮財盡到那般可怕的地步？爲什麽在以「破壞經濟」爲「能事」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經濟倒反十分穩定，見不到危機的蹤影？」

社論並列舉無可置辯的事實，將解放區與國民黨區的社會經濟作了一個顯明的對照：「中國解放區的面積大過五個法國，人口超過美國，但是整個解放區却沒有乞丐，沒有失業，沒有盜匪，也沒有什麽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這裏的物價穩定，各階層人民正走向豐衣足食。」而後者的經濟體系，則早已存在了深刻嚴重的危機。遠的不說，最近五個月來，據極不完全的統計，上海、武漢、廣州等二十個城市，工廠商店倒閉二萬七千家，物價上漲較抗戰前達萬倍以上，農業的破產更不待言。與此同時，蔣政府的財政更加百孔千瘡，山窮水盡。

社論指出蔣介石「解救」目前經濟危機的妙計，首先他「尤望各友邦認識恢復經濟安定（？）自立更生（？）之措施，並予以同情及諒解」，就是說，美國須從早撥付五億元貸款；其次就大罵一通中國共產黨，目的在動員其國內外反動勢力繼續大打，企圖用內戰維持其獨裁恐怖。至於實際「解救」危機的措施，除了重彈「取締投機」的老調，加強管制，吞滅中小工商業，更好地庇護四大家族之外，還有：（一）除軍事費用最爲「必要」外，其他建設一律停止。（二）蔣管區同胞必須更加勒緊褲帶，來「擁護」四大家族的反動統治。（三）物價儘管上漲，負擔儘管增加，但職工工資必須實際減低，而且決不允許怠工罷工，爭取改善待遇，違者「從嚴處罰」。因此，這一辦法實施的結果，正如火上加油，使財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裏，人民大衆更加貧困，新的危機必然更加嚴重。

該報引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話，指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所謂「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他們所實行的主義，就是「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而今天站在他們背後並爲之撐腰的，則是美國帝國主義，因此，美國帝國主義的「關切」今天國民黨區的經濟危機，和馬歇爾聲明將繼續援助蔣介石等等，還是很自然的。可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這種援助，甚至共和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也說只能「延長痛苦」，而且「美國的金元——甚至美國金元再加上軍需供應，都不能使此項政府（指蔣政府）永遠維持政權。」

社論結論：「蔣介石所領導的四大家族的統治，乃是中國人民的最大恥辱與災難，它帶給全中國人民的只能是奴役危機和死亡。二十年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經驗和九年來解放區人民的經驗，都是最好不過地證明了一條眞理：如若要中國免於飢餓恐慌與衰亡，就決不能有帝國主義的侵略，決不能有四大家族的統治，而必須實行政協路綫，建立一個眞正民主的聯合政府。」

暫時從臨沂主動撤退
是爲大量殲滅進犯敵
張雲逸副司令談：

（新華社山東十九日電）新四軍副軍長兼山東軍區副司令張雲逸將軍爲主動撤出臨沂城，於十六日發表談話如下：這次蔣介石集中一切可能調動的兵力，孤注一擲，向魯南解放區大舉猖攻，我們爲了大量殲滅進犯軍，暫時從臨沂城主動撤退，是完全必要的，從去年九月蔣介石進犯魯南以來，已被殲滅了十個旅以上的兵力，蔣介石進入臨沂空城之後，還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保衛解放區最有效的方法，是大量殲滅進犯的蔣軍，當殲滅到一定程度時，不僅可以停止其進犯，而且可以把它打出解放區去，到那時候，臨沂城如同其他解放區一切暫時放棄的城市一樣，一定可以完全收復，只要前綫後方及蔣佔區軍民大家努力，這個勝利的前途，不久就可以到來。

蘇中我軍收復馬廠鎮
我無一傷亡殲蔣軍二百

（新華社蘇中十八日電）堅持蘇北寶應區蔣軍後方游擊戰爭的新四軍子弟兵團，十日夜攻克淮陰漣水間公路上之馬廠鎮，盤踞該地之蔣記區署區隊及「還鄉團」二百餘人，除斃傷十餘人外，其餘一百九十餘名全被生俘，繳獲輕機槍三挺、步馬槍百餘枝，子弟兵無一傷亡，創零比二百之光輝戰例。

侵佔郯城臨沂蔣軍
陷入游擊戰爭火海中

（新華社山東十九日電）侵佔郯城臨沂蔣軍，已陷入游擊戰爭之火海中。郯城×區民兵曾抗擊竄頭出犯敵人，堅持三晝夜，埋雷與設伏七次，斃敵五十餘名。精幹之游擊小組深入侵佔區活動，捕捉特務劉××與「還鄉團」頭子黃灼通等正法。碼頭敵人費盡心血搭起之沂河大木橋，被當地民兵連夜破壞。臨沂縣人民所組成之爆炸隊及地方子弟兵，已紛紛出動，襲擾侵犯者。此次人民解放軍及臨沂居民於撤離城區前，堅壁清野工作進行極爲澈底，糧食衣物碗用具均輸送一空，一張姓地主把空棺材也埋藏地下，他恨恨的表示：「這付棺材，也不能叫那些王八蛋搶了去！」

尋
尹
郭
劉
李
趙

從受難到翻身

——農民翻身謠童集——

陳良柱
宋丕顯 記

（一）開頭

地主四季不勁彈，
游山串進遊消閒，
又穿綢來又穿緞，
豬肉白麵家常飯。
地出租，錢放債，
黃芥苗子認成菜。
不指黃牛耕，不指黑牛耙，
就指收租打房價。
一年三百六十天，
地主不到地邊邊。
冬晒陽婆夏乘涼，
二馬車水煙袋嘩啦啦的響，
指手劃腳窮人跑的忙，
受下的血汗盡裝了他的倉。
窮苦人「苦」裏鑽，
穿破羊皮吃稀飯，
四季受個死不下，
暖衣飽食難上難！
這個道理因爲甚？
看看下面盡了然。

（二）舊政權與地主

天下衙門朝南開，
有理無錢沒進來！
有錢人面子大，
區長縣長是一家，
小小村長都害怕，
衙役狗腿保護他。

耕百垧，出一垧，
款項盡給窮人壘累上！
講四書，論五經，
「仁義道德」迷窮人。
穿朝靴，戴圓領，
紗帽底下沒窮人。
三班衙役六班兵，
盡給地主當護身。
進舉人，出拔貢，
花錢都是花的老百姓，
講孔孟，說古經，
就學會個剝削人。
開當舖，設錢局，
還有幾座官鹽局，
一切稅務他不出。

（三）豪奢的地主

衣

冬穿狐皮夏穿紗，
春秋兩季穿哈喇，
綢子裏，緞子面，
裏面又拿絲綿鋪。
又穿綢，又穿緞，
補綻衣服不待看。
裏褡汗，外襯衫，
狼皮外套披身邊。
綢子褥，緞子被，
滑水氈上壘了一寸幾。
洋襪子，緞面帶，
袜鞋暖鞋又棉鞋，
青緞帽，火車頭，
駝毛圍脖齊齊袍，

食

金針木耳和海帶，
餅子糖茶炒青菜。
四盤四素四乾果，
「上八魚兒」「戰波波」。
酒壺子上肉鍋子下，
穿了好的吃不下。
炒豬肉和白麵，
餃子炒蛋家常飯。
早上「麻花」打雞蛋，
午上大米炒乾飯，
晚上月餅乾糧不算飯，
還要扁食燕上蒸。
初一十五會大餐，
燒酒黃酒喝不斷，
燒賣點心八大碗，
貓狗子也吃的好茶飯。

住

磚漫地，掩塵房，
琴棋書劃油帷牆，
又畫虎來又畫猿。
桌上擺的時辰表、自鳴鐘，
詩滴搭搭好響聲。
石鋪碑，白泥牆，
玻璃窗子過廳廊。
二層磚樓插飛房，
「八洞神仙」刻正堂。
絞龍棋杆金字牌，
一對石獅並擺開。
鐵葉大門銅門鎖，
翻絲鼓旗在兩邊。
進正堂過南廳，
裏裏外外好幾層；
板箱豎櫃擺滿房，
香爐供桌擺兩旁。
木炭火盆硼板房，
拉屎尿尿還怕受了涼。

僱傭

洗衣裳、哄小孩，
僱的奶媽子不出錢。
打雜僱了個死老漢，
又担水、又做吃，
前後院頂個小使喚。
看門狗頂如狼，
脖子裏帶了個大鈴鐺，
谷米夜麵吃的胖，
一見窮人就出像。

待客

前院騾子後院馬，
滿院羊羣「黑壓壓」。（註五）
頭等客人拉的馬，
白麵餃子要水花。
二等客人拉的驢，
蕎子窩窩剝了皮。
三等客人拉的犢，
吃甚不吃甚就掏窩，
窮親戚來，廚房裏坐，
麥子麵還得做幾次，
財主親戚來，
客廳裏待，
白麵餃子炒肉菜。

地主出門

不是騎馬便坐轎，
前保後護有人照，
還要跟幾個鋼掌叉鍘料。
提壺又倒尿，
一步走不到，
就罵你沒「出跡」。

地主死後

烏木棺材玉石葬，
柴檀木棺子做喪棒。
春和尚叫鼓手，
禮生典主一齊唱，
整豬整羊放在祭桌上，
金銀馬馬做下幾百樣。
「明節牌」「淨渡樓」，（註二）
窮慢地葬金銀斗。
引路菩薩打路鬼，
宣男女做下一圪堆。

（四）窮苦的農民

苦中苦

租的房租的地，
頭頂人家的天，腳踏人家的地。
沒吃沒喝難出氣，
還要五五加上利。
八斗九年三十石，
十個騾子馱不完，
二十五年整一萬，
升升合合這不算。
簸箕簸，擓車擓，
一石租子交的八斗三，
辛辛苦苦受一年，
黃米顆顆不見面。
放冬羊、馱冬炭，
一夜吃的兩頓飯，
牛入棚房馬入站，（註三）
走不盡的路子受不盡的難……！
地主一年坐的三百六十天，
農民春夏秋冬受不完。
種上地主二畝園，
大人小孩不得閑，
起雞叫睡半夜，
人家還嫌咱做的慢。
夏天毛朝外，
冬天毛朝裏，
渾身上下，
反正是個羊皮！
高粱麵黍子糕，
秋冬兩季將湊付，
春天一到就得喝糊糊。
前吊羊皮後吊氈，
中間頂如簸箕擱。
打霜降過白露，
穿的衣裳露骨肉。
窮傍窮，
傍的穿不上褲。
羊皮襖鑽子面，
裏面又拿牛毛墊，
虱子咬都不見，
你看可憐不可憐！
糜子麵黍子麵，
糠麵窩窩炒麵，
屙不下媽媽老子「許口願」。（註四）
早上山藥稀飯，
午上沒勁火壓，
晚上糊糊炒麵，
餓的兩眼火花亂轉！
流煙爐子捞底鍋，
米麵窮裏沒一顆，
賊來不怕客來怕，
地主來了往死嚇。
爛窯破房沒席子，
燒炭鍋沒吃的，
娃娃哭、老婆餓，
心上好比刀子穿！
財主住的三堂兩院金鑾寶殿，
窮人住的少窗沒門豬窩狗圈。
[illegible]家潮濕地，
人和牲畜在一起。
夏天熱、冬天凍，
受不盡的洋罪是受苦人。
鍋蓋帽、枕石頭，
半夜裏凍的烤火爐，
爛片羊皮蝨子咬，
三更時候睡下雞叫就得走！
前晌一歇後晌不歇，
黑夜多吃一碗稀飯，
掌櫃的還要「日嘰」；（註九）
也能耕也能種，
也能種牛拉疏鋤，
攔不住掌櫃的不相信。
也會鋤也會摟，
也會抓糞掏地頭，
一要工錢，
財主就歪頭。
也會收也會割，
也會收莊稼細檢查，
地主還嫌咱不得法。
冬沒冬夏沒夏，
一年受個死不下，
反正人家地主不可憐你一下。
又能打，又能揚，
又能趕上黃牛去碾場，
受了整一年，
冬天大「爬場」。（註六）
三春期的黃風，
九十月的天凍，
雜活不過給地主攬長工。
吃圪蓬，燒圪針，
每天起來只做工，
到了黑夜不點燈，
頭枕坑塄睡個明。
年年辛苦年年忙，
越過閑越恓惶，
大人小孩沒口糧，
算來算去給地主肥腸！

窮人死了

大狗吃小狗時，
自己埋大沒個墳，
野雀老鴉啕眼睛，
月亮點的照死屍。
一塊破席裹滿身，
「猴兒爬桿個栽溜」（註七）
一下扔到水渠坑。

窮根在那裏

不是胎裏窮，
不是命裏窮，
重租高利剝削窮，
老財耗子也是吃的受苦人。
借了地主債，
高利打不清，
年年來個「滾打滾」（註八）
疊利吞產，
總要把你拆搗窮。
一年四季受到底，
打下糧食交租米，
全家人口、
肚子餓成兩張皮。
典房又賣地，
妻子也分離，
黑暗社會上，
窮根紮了地。

（五）地主和僱工

窮人本來不是命裏窮，
也不是祖上沒陰功，
齊是叫地主大斗小秤，
疊利吞產折搗窮。
地主打了個大襖，
正好做個煙囪，
受苦的打了個罐子，
可勤下個亂子。
受苦人「苦」裏鑽，
春夏秋冬受不完，
住的土窯錐不起舖，
穿的衣衫稀巴爛。
地主們香油白麵吃不完，
窮人半碗菜湯喝個乾。
日落西山天晚了，
想起睡覺實在難。
地主兩床被子一舖一蓋，
窮人一張席片睡上邊。
地主背着兩手倘上串，
窮人滿頭大汗濕衣衫。
（未完）

更正

半月文摘第十四期「大公報七十二變」一文第三頁末欄之前四行「些都沒有問題。……還分了幾」應接於同頁「史迪威是怎樣離開中國的？」一文，宋嵩「還個工作做了半年之久。還」之後。特此更正。

半月文摘社